

南雍懷舊錄

——東南大學雜憶

羅時實

從郭秉文先生說起

偶然翻閱司徒雷登的回憶，在南京他最早結交的華人是郭秉文先生。他對郭先生有很高敬意，但在開始接觸並不覺得有何特異之處。稍後看到他能邀集五十幾位來自美國，學有專長的留學生，建成一個在他用美國的大學標準，認為是最好的——一所國立大學，這才括目相看。他算是說了一句老實話，他幾乎不敢相信，中國會有這樣的人。（註一）

我去年七月還在華盛頓和郭秉文博士相見好幾次。他生於前清光緒六年，中國算法今年是八十八歲。他的學生有兩位在臺北的今年八十歲了，雖然都還康強，從外貌看都比他們老師至少要老二十年。郭老師沒有一根白頭髮，說的南菁官話（註二）清清楚楚，胖胖的臉，笑起來頰上現出酒渦。步履輕捷，耳聰目明，比起民國十四年前的郭校長，幾乎沒有一點顯著的分別。爲了歡迎由他學生領導的一個訪問團，他在北京樓請了近百位客，把東京和中國有關的政軍學界都請到

了。

郭先生從十四年離開東南大學，一直住在國外。華美協進社是經他創辦，也擔任過財政部次長，負責國際合作業務，最後一次的公職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副署長，署長是美國著名銀行家郝夫曼（Paul Hoffman）。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平時援外計劃最早的執行機構。對郭先生則是他多年夢想的實現。因爲在首次世界大戰之後，國父孫先生就有過以援外方式，達成集體和地區安全的構想。他爲此邀集許多專家共同研究，結果草成了「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郭先生是國父最早邀請過的，他在那時也曾和國父對美國作過許多期望，只因他們都在忙着向參戰國索還借款，沒有人想到還有援外的需要，所以國父他們的期望便落空了。

東南大學民意測驗

在我讀書期間，也曾幾次聽到人說：東南大學是研究系的天下。這可能是新會梁先生在此講學半年，帶來的冤枉。民十二年正當總統選舉在

北方鬧的烏煙瘴氣的時候我和彭國彥在學校發起假選舉，是因當時的國會議員接受五千元，便投曹錕一票，受此刺激而試辦的。那時全校師生一共九百多人，國父孫先生計得六百七十幾票。梁先生雖得一百多票，幾乎全是學生投的。彭國彥是我長友，政治上却故意和我對立，是他多方打聽後和我說，郭校長和劉伯明先生都是投孫先生的。我相信他報道準確。因爲選舉一經揭曉郭校長便去上海，專謁國父報告選舉的經過情形。返至學校他又在大禮堂向同學公開報告在滬和國父晤談情形。這種方式的民意測驗，在那時中國尚屬創舉。假如這裏真是研究系的天下，學校當局不會公開贊助。假如沒有擔當和正義感，像這樣對政權的明白反抗，也是不敢作的。（江

作者簡介：羅時實先生，江西新會人，曾任政大教授，海南大學文理學院院長，國防研究院首席講座，現任考試院考試委員。

蘇的齊變元是和曹錕吳佩孚同一系統)

郭先生對東南大學的貢獻是他能羅致大羣的青年學者來大學任教，同時憑其繁榮大才，為大學寬籌經費，使這羣學者能安心教學，並從事高深學術的研究工作。這時清華尚未改制，僅一北京大學堪為競爭對象。北大歷史久，範圍大，只因北方政局不定，經費不能如期領到，雖為人才薈萃之所，不免牽掣旁驚，不容易專心任教。此處則完全學術氣氛，青年學者如乘農山，竺藕舫，胡剛復、熊迪之等一經受聘，便獻身學術，終生不移，也都有其各自的成就。中國動物學者與氣象學者能在國際學會中獨樹一幟，十九都是乘坐兩位苦心培植的成果。胡熊二先生的個人機遇雖較榮幸稍遜，但物理與數學直接間接出其門下的知名學者，仍比任何個人都要多些。這只是舉例而言，實際上各方面都出過不少的特殊人物，只是舉不勝舉而已。

教授具屬一流之選

郭先生休休有容，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他聘任教授不必有人介紹，聽到某人有很深造詣，便登門造訪，懇誠招致。化學家孫洪芬先生是在美國考察教育，聽到孫先生正為美國學生講授大學化學，等到下課便與攀談，面下聘書，邀請來的。他因專力大學的發展，未能親理細務，便以主持學術研究，協和羣僚，輔育青年的工作，全權付託校長辦公室副主任兼文理科主任南京（註三）劉伯明先生。劉先生是全校的精神領袖，一生殫心學術，盡瘁作育，東大的醇樸學風是因他的人格照耀而養成的。常聞人言北大以文法勝

，東大以數理勝。中大因有中國科學社的一羣，在純粹與應用科學方面，固然有過重大的建樹。在人文科學方面由劉伯明歷年羅致的湯錫予、梅迪生、吳雨僧、樓光來、孟憲承等，以及在國學方面篤實踐履而有成就的王伯沆、柳翼謀、李審言、吳瞿倉等亦皆一時積學，於融滙古今，溝通中外思想，具有卓越抱負。郭先生能把這類在當時僅有的一流人物，團集一起，為新中國的建設作育人才，無怪在清華改制之時，中美董事一致要請他出任校長，他却因東大是他多年心血，一手培育出來，不願遽爾言去，這就是他的偉大之處。

東大之最大損失為劉伯明先生之早世，與口字房之一炬，此二者與假選舉都為民國十二年事。後者為全校圖書儀器之總匯，為金錢所能買到。劉先生則經師人師，其精神與人格之幅射，不僅及於每一學生之心靈，即在教授羣中亦如衆星拱斗，翕然心服。有伯明先生主持內政，郭先生之繁榮大才遂能折衝樽俎，如左右之蓬蒿焉。劉死於郭如雁行折翼，內部缺一能籠罩全局，為師生共同欽服之人。學校雖在物質方面仍能不斷進展，精神則逐漸鬆懈，揭櫫人文主義的學衡一派，與中國科學社的元助人，對郭先生過度遷就環境，（註四）時有不滿言論，影響所及，遂在學生心中種下分裂的種子。

劉伯明苦學成名

劉先生名經庶，字伯明，是一位苦學成名的。大師。在讀過經書之後，進入當時南京教會辦的滙文書院。因他從知道讀書便用功讀書，加上資

質聰穎，在校一二年便出人頭地。關於他早期讀書情形，金陵大學校長美人包文於其死後追悼會中，曾垂淚而道，謂其教學傳道數十年，未見聰敏好學，品端學粹如劉伯明者。他的英文勝過一般美國人，許多西方人因讀他文章而景仰中國文化，說他於溝通中西思想有甚大貢獻。

從滙文書院畢業，他被聘往日本東京任華人青年會幹事。他於國學原有根柢，至是復與章太炎遊，治小學諸子，由熟讀子書而專研西洋哲學。留美居西北大學數年，於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中世紀的斯賓羅薩，愛好至深。關於他的中文造詣，我曾聽湯錫予先生說過，他與梅迪生都是書香門第，以為伯明先生是教會出身，文字非其所長，後來聽其談話，讀其在學術所為文章，乃知其不僅能寫，而且對文字、聲韻、訓詁，都能如數家珍，不說外行話，反使他們自己感到慚愧，因為他們只能執筆為文，發表自己意見，對國學本源却一無所知。這當然是錫予先生自謙之詞，亦可看出伯明先生在那時的留學生中，算是根基深厚的了。

真善美三字不離口

伯明先生因研習哲學，對真善美三字常不離口，謂希臘國民最能享受人生之美，我國聖哲主張中和，亦具極高意境。他最不受看美國的生活方式，終日栖栖遑遑，在急促繁劇中打轉。謂生活陷入機械主義，即不復有人生意味。氏雖受教會教育，且曾從事基督教（青年會）的服務工作，但他之信教是求生命有一寄託，有完善的假想，可以終生嚮往，期於至善。他說：「人之精神

須寄託於理想之域，而後可以超脫萬惡世界。人類不能為現實世界之奴隸，不當受制於自然，現實世界有不完全之處，人類終須超過之，止於理想世界。他雖屬基督教徒，他注重的是基督的精神生活，對教會派別與禮文拘束，均無所繫心。

伯明先生是美國西北大學的哲學博士，民初返國，在母校金陵大學任教，民八始專任南高訓育及文史地部主任。南高因郭校長為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博士，習教育者如陶知行等皆從哥大師範學院畢業，以杜威哲學奉作教育規範。劉先生獨與哈佛出身，受白璧德教之梅迪生，湯錫予等力持人文主義，謂將以此矯正實驗主義，不使流弊太甚。這也是他不同凡響之處。那時東大已有粗具規模的教育科，時有北大學生南來借讀，看到東大思想主流是由學術代表的人文主義，不是杜威門下的實驗主義，初來不免詫異，經過一二學期，逐漸了解東大精神在此而不在彼，他們對伯明先生的信仰，便逐日增加。

窮溯本源厚植基礎

伯明先生的治學態度，是窮溯本源，厚植基礎；對西洋文化的了解，主從希臘哲學、羅馬政法、和基督教義入手。他以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則優游自得，但求怡悅明理，不計名利。累積日久，則無往而不逢源。為人者但以學問為炫耀流俗之具，其汲汲然惟恐不售，直販夫而已。他說：「前者王道之學者，而後者霸道之學者也」。約在十年以前我看到美國艾森豪總統提議檢討杜威學說流弊，教育家李怡宇

Rickover (卸任之海軍中將) 對國會提出具體糾舉，其中主要理由却和伯明先生在民十年左右所見，非常接近。有一時期會有淺薄者流詆毀學術代表反動思想。現在看來，伯明先生的眼光至少在中國說，要比旁人早看一二十年。他之早逝，不只是東大的不幸，真是國家的一大損失。

我在辦過假退學後，曾在路上和他邂逅。他把我叫到校長辦公室中，說了幾句獎勵的話。又說他知道我是用功學生，心地單純，一年前系主任王某說我鼓動風潮，要求把我和另一同學尤君開除，是他為我辯護，使王某悻悻而去。上學期校醫又告我糾察打他，可能我說過要打，他則輕重報，要我講求克己復禮，了解西方所謂 Gentleman 的涵義。我聽到感激惶恐，從此兢兢業業，不敢以非禮待人，有愧師訓。

毅然反對聘張君勳

伯明先生雖致力學術，不願參加政治，其政治見解與傾向，則顯然為國父的三民主義。他於清末經國父親邀加入同盟會，與聞革命計劃。英人佔我片馬，留日學生集會反對，其英文宣言即出自伯明先生手筆。但他成功不居，在推翻滿清之後，翩然出國深造。學成返國，矢志以學術報國，以主持風會自勉。他力主學術與政治分開，聘任教授純本學術觀點，而避免其政治意味。在政治經濟系解聘主任王某之後，有人問可否以張君勳先生繼任，伯明先生毅然反對，謂君勳先生具有研究系的濃厚色彩，其所宣揚的生機哲學 Vitalism，為總體的生存而抹殺個體，亦與現代民主精神背道而馳。

我在伯明先生生時，從未參加政治活動。但因敬愛伯明先生，樂與之近，受其薰陶，遂於不知不覺之中傾向國民黨的主張。劉先生認為中國最大問題是窮人太多，每與學生談話，除力誠不可膚淺浮誇，即諄諄要同情窮人。聞彌留之前會長歎一聲，說中國的窮人太多，願上帝祝福他們。在伯明先生病時，經常有男女學生至私寓問疾。一聞死訊即空室奔赴。余到劉宅稍晚，立戶外時餘始獲排除入室，一瞻伯明先生遺容。大學的師生關係，感人如是之深而普遍，余閱世四十餘年，迄今猶未再見。每一回憶仍不知涕泣之何從來也。

楊杏佛才高貌醜

述郭劉既畢，覺另有一人極難着筆，却不能不寫，其人即楊杏佛。楊單名銓，後以字行，載人而長於揚州，蓋隨宦定居。清末就讀上海中國公學，加入同盟會，民國成立，與任叔永同任大總統府秘書，亦同經稽勳局資送赴美留學。初入康乃爾大學習工程畢業，繼入哈佛習工商管理。返國任漢冶萍公司會計，與宋子文同船出國，在哈佛同學，復同在漢冶萍公司任事，故有長期友誼。居漢冶萍公司年餘曾為其設計一套會計制度，因南高辦有工科、商科，乃應聘任教，曾作商科主任。

在留美期間楊為中國科學社發起人。其中文甚流暢，所作體詩尤膾炙人口，又善詞辯，喜交際，惟相貌奇醜。有女生（註五）從留美學生季報，讀其詩文，深為激賞，為楊偵知，遂於夏令會中訂交。不數日又相約痛飲，乘酒酣求婚。

事後嫌其貌醜乃百般虐待，成怨偶焉。楊以何事與郭結怨，余不及詳詢。但彼原為商科主任，民十年商科遷往上海，楊未隨往，意必與此有關。楊口才極佳，教書受學生歡迎，又因中國科學社關係，在教授羣中容易呼應，故亦不易相與。讀郭撰劉伯明傳略，言十二年夏劉代郭主持校務，以事拂鬱，意氣頗喪，欲辭去學校一切職務云云，當與楊之爭執及解聘有關。楊去會明白宣言，不達倒郭目的不止，但劉在楊或難起作用，在內部與楊好者亦與劉好。在國民黨則劉識國父在楊之先，國父左右如胡汪戴等（註四）皆與劉相識，劉在則楊無法撼動，民十七年邵元冲有此說法，可能是接近事實。

大為吳稚暉等激賞

楊離開東大，即隨國父任秘書，同時在上海私立大學兼課，十三年去平在行轅任對外聯繫工作，以遇事能提出辦法，雄辯滔滔如左右逢源，大為吳稚暉、蔡元培所激賞，與葉楚傖、邵元冲則極不相容。十六年清黨前後，楊任上海政治會議委員，以態度模稜為陳羣所執，如非稚老趕至，再遲數小時可能即為陳羣幹掉。楊受此打擊乃專任總理葬事籌備處幹事，助蔡元培計劃大學院及中央研究院籌備工作。總理陵墓從選地設計監工時起，即由楊一人承辦，因此獲與宋慶齡接近。宋之秘書胡某（女性）為國際共黨，因此乃有所謂保護人權運動，可能於此種下死因。

楊氏富機智，擅詞令，友好聚集，時有妙語解頤，能豪飲，具有各種方法，使別人多飲。嘗聞人言座有楊氏能使滿室生春。惜因家庭不甚正

常，致使許多舊友，漸少往來，胡適之，秉農山皆其同學至好，談及此事，皆不勝於邑。余於民十一年承宋奉我先生招宴，同席相識，十四年入黨，楊與陳佩忍先生同為介紹人。余至民十七年始識中大校長張乃燕，晤談數次，頓感往日陷入校潮為非計。後與柳翼謀先生談及中大，物質上已大大擴充，精神上則有今不如昔之感，走筆至此，心坎不已。

(註一) 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編後記

△中央大學前身最初為南京高師，繼名東南大學，規模宏大，人才薈萃，當年盛況，由羅時實先生的「南雅懷舊錄」內可窺一斑。國府定都南京，廿一年羅家倫氏任校長，增聘教授，加添設備，規模更宏於昔；抗戰期間，西遷重慶沙坪壩，全國名學者多至該校執教，居中央文化樞機，青年學子咸以考入中大就讀為榮，巍為全國最高學府，蜚聲中外。據悉該校除已成立地球物理研究所外，明年夏季並將恢復大學部招生。

△本期出版欣逢 蔣總統八秩晉一華誕，本刊特載名報人曹聖芬先生的「從溪口到成都」以饗讀者。曹先生這一極富史料價值的名著，記述 蔣總統如何領導全國軍民渡過了中國有史以來內憂外患最嚴重的一年（民國卅八年），原文曾於三十九年在中央日報發表，但因歷時十八年，青年朋友，多不曾閱讀過。我們刊載曹先生的大著，不僅提供讀者一項重大獻禮，尤使本刊編者深感榮幸。

△易君左先生的「丹青憶舊」寫其本人早年在重慶所繪美人圖的傳奇故事。這幅為友人

John Leighton Stuart, Random House, New York, p.101.

(註二) 他生於青浦長於上海。

(註三) 他原籍山東祖父遷居南京。

(註四) 齊盧之戰，國民黨與皖系接近，齊楚元屬直系，有此矛盾，遂使上海黨部對其不滿。

(註五) 趙鳳昌之女，上海聖瑪利女校畢業，其父在南陽有舊宅，國父在滬常假其家款宴賓客其弟叔華曾從沈慶生習詞曲。

編者

所深愛的美人圖，雖遭國家大變，輾轉流離，時隔多年，但仍由老友珍藏至今，相與握手言歡展視之時，無怪乎要感慨無窮了。文中「國土未復，而此畫尚存，此畫能存，而國土必復」句，的是發人深省。

△尹雪曼教授的「三度花嫁」。故事結構好，文字洗練，塑造人物成功，使人讀來有如見其人如見其事之真切感，連載以來，備受讀者歡迎，近應讀者要求，正商請尹教授將每期所寫字數增加，期能早日刊完出書，以饗廣大讀者。

△王成聖先生「石達開滅門之憾」一文，讀到北王韋昌輝，燕王秦日綱之濫殺無辜，固然令人髮指，然東王楊秀清之跡近瘋狂的驕妄犯上，慘遭殺戮，亦屬必然；唯獨一代豪傑石達開，只因看不慣北王燕王等所為，說了幾句公道話，竟遭滅門之憾；故當內訌平息，石達開黯然離京西征之時，回望林嶺，王氣沉江，秋月暗淡，能不令人唏噓長嘆！讀此文，益知遜清中興名將會、左、胡之成功，不過是把握了太平軍諸王內訌的機會而已！